

← (上接12版)

70年代早期开始,这一帝国主题成为其最大的“神话主题”。

布罗茨基的罗马帝国始于“边陲”:第一首关于“东方来信”(Ex Oriente)主题的诗创作于1963年,描绘了一位无名英雄(可能是一位军团士兵)死在东部某省沙漠里的情景。在这首诗的第一节,布罗茨基最喜欢、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人物提图斯·李维出现了:

是的,和提图斯·李维一模一样,他坐在帐篷里,但是在他周围是看不见的滚滚黄沙,在他手中,有一封来自罗马的信被揉成一团。

在这几行诗中,被从心爱的城市流放这一主题清晰可见,一个被比作提图斯·李维(布罗茨基可能把他和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努斯弄混了,公元67至70年后者曾随父亲远征犹太地)的人手拿一封“来自罗马的信”让人直接想到奥维德,因为他是最有名的致信罗马的人。在流放北部时,布罗茨基曾多次拿自己和奥维德作比较。在布罗茨基的诗歌演进过程中,奥维德一直在其诗化想象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苏联的弃儿,布罗茨基追随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脚步,从奥维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仅仅是在人生经历方面,而且在诗学方面。在1964至1965年他被流放到俄罗斯北部期间,布罗茨基写了两首和奥维德主题有关的诗,一首是“断章”,另一首是“黑海来信”(Ex Ponto),后者的副标题是“奥维德致罗马的最后一封信”。第一首诗直接将布罗茨基与他最喜爱的俄罗斯前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联系起来:

纳索还不准备死,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如此严肃。萨尔玛提亚的寒风,让他心烦意乱。星星,你比罗马还要近,死亡也比罗马还要近,唯一的优势就是,星星可以看到。

纳索还不准备死,看不到船只的大海,比罗马还要近,猎户座也比罗马还要近,它瞥过云层。我可以称它为罗马么?那又怎么样?它会反对呢?

就像看远处黑暗中一支蜡烛。

还没有准备好?但是还有谁比他距离死亡更近呢?他可以称它为罗马么?爱上它?是的,他终究会死去,

但是罗马,唉!

纳索,不要打扰罗马,你自己忘了你在给谁寄信,也许是给死者,仅仅出于习惯。(不要被冒犯)再核查一下地址,然后把罗马划掉,插入:冥王哈迪斯。

显而易见,这首诗融合了曼德尔施塔姆两个最突出的主题,一个是奥维德,而另外一个垂死的彼得堡(“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可以找到死者的声音”)。可能是1964年创作的另外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

地球的终点,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终点。这个大陆支撑着北方的岗哨无力支撑的那个东西,这种联系的确很强大,甚至可以在信封上写上“列宁格勒”而不是“死亡”。

从这些文本内部的连接可以明显地看出,和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对于布罗茨基来说,罗马的主题和他自己爱而不得的城市,以及他无论是身在其中还是置身其外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海来信”延续了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所开创的俄罗斯诗歌中的奥维德主题。然而,虽然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都对奥维德的悲伤和怀旧之情进行了“改编”,布罗茨基的“黑海来信”却非常忠实于奥维德在《黑海书简》中所描述的处境:

你美丽的容颜也许不怕消退,罗马和你一样自从我们上次的离别,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从海上写信,给你,给罗马。风暴过后,船只向着海岸奋力航行,为了证明这就是地球的边缘,也为了证明船上没有自由。

在这首短诗中,布罗茨基简洁有力地确立了他和奥维德的共同之处:他抛弃了挚爱,但是却难忘其容颜;将城市比作挚爱;大海之近;对于身在“地球的边缘”的感受。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尤其引人注目,它独立成句,和全诗形成并置,表明布罗茨基相信任何追求幸福或自由的旅程都是徒劳,布罗茨基早期的几首诗中也弥漫着这样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从罗马流放的主题重现了几次,尤其是在副标题为“自马提亚尔”的“致一位罗马友人的信”(1972)中,这首诗属于“致罗马书”这一“体裁”,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对奥维德的暗示。然

而,从其副标题“自马提亚尔”又可以看出它属于批判诗的范畴,是对帝国的嘲讽。这首诗的收信人名波斯图姆斯(Postumus),也是贺拉斯《颂歌·卷二·十四》的收信人,而贺拉斯这首诗思考的是时光一去不返这一主题(Eheu, fugaces, Postume, Postume)。虽然本诗中多次出现和罗马有关的凯撒、军团士兵和利比亚战争,却没有出现历史上的罗马,仅仅是对帝国之内生活的思考:

波斯图姆斯,鸡或许的确不是鸟,

但是有鸡的脑子很糟糕。如果命中注定要生在帝国,最好选择一个海边的偏远省份来生活。

这里远离凯撒和风雪,不需要阿谀奉承、奴颜婢膝去取悦。

你说,这里的总督如盗贼,依我说,盗贼要比吸血鬼好得多。

这首诗重现了普希金和曼德尔施塔姆笔下典型的流放之“喜悦”。远离罗马再次被看作是一种让人获得解放的经历,一种从事创造性思考和英雄行为的机会。在这方面,布罗茨基对于流放命运的态度和奥维德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奥维德来说,罗马代表了文明的黄金时代,从罗马流放相当于文化上的死亡,能够重归罗马才是最终的目标,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流放是一个自嘲的时刻,它让人坚信回归并非良策。

在这方面,如果把奥维德的《哀怨集》和布罗茨基的“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位俄罗斯诗人对于其命运的看法和那位罗马的流放者之间有何不同:

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橡木上,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跟那些魔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

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尘世的宽度。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放弃生我养我的国家。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成一个城市。

我曾在骑马的匈奴人叫嚷的干草原上跋涉,去哪里都穿着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衣服,种植黑麦,给猪栏和马厩顶涂焦油,除了干水什么没喝过。我让狱卒的第三只眼探入我潮湿又难闻的梦中。猛嚼流亡的面包:它走味又

多瘤。

使我的肺充满除了噪叫以外的声音;

调校至低语。现在我四十岁。

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

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壳又使我作呕。

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

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黄灿然译文)

这首诗创作于作者40岁生日那天,此时他流放西方已经8年。这首诗在俄语里极具震撼力,但是翻译成英语之后这种震撼力有所损失,虽然译文出自布罗茨基本人。这首诗中的流放主题让人想起奥维德(虽然是无意为之),特别是他的流放诗。就像“致贺拉斯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奥维德可能是布罗茨基最崇拜的罗马诗人,因此他一定细读过他的作品。奥维德的《哀怨集》1.5.45-84可以提供方便的参照,值得特别注意:

若有人想知道我所有的不幸,他所寻求的超过了事态所允许。我所忍受的不幸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或者是像尘土中的小颗粒那么多……

我所遭受的苦难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它们的确发生过……

即使我有不破的嗓音,黄铜一般坚固的肺,

即使我有很多张嘴,很多个舌头,

依然说不尽我所有的悲伤,因为这个话题超过了我的能力。

博学的诗人啊!你来书写我的不幸吧,

而不是来自涅瑞图斯山的领导者,

因为我所忍受的比他要多……他有忠实的部下和忠诚的伙伴;

而我的朋友们在我逃难时离我而去

他在喜悦和胜利中寻找故土,而我却作为一个被击败的流亡者逃离了先辈的土地。

我的家乡不是多利切姆,不是伊萨卡岛或萨莫斯岛,

远离这些地方并非太大的惩罚,我的家乡是从七丘之上俯瞰整个世界的城市,

罗马,帝国和神灵的居所,他身体强壮,能够忍受千辛万苦;

而我却衰弱无力;

他一直在从事野蛮的战争,而我却一直惯于温和的追求。

一位神灵把我毁灭,没有人抚慰我的不幸;

而武士女神却给他提供帮助……

此外,他的大部分苦难皆为虚构;

而我的苦难却无人讲述。

最后,他回到了寻求良久的土地,

而我却必须永远背井离乡,直到受伤的神灵怒意消退。

正如奥维德将自己的“奥德赛”和奥德修斯(来自涅瑞图斯山的人是对奥德修斯的称呼,出自伊萨卡岛上的涅瑞图斯山)进行比较,布罗茨基也将自己的命运和奥维德进行对比。在此对比中,我们看到普希金笔下“严厉的斯拉夫人”再次从被流放的打击中站起来。对于奥维德来说,和罗马的分离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没有其他地方适宜生活;而布罗茨基仅仅说他“放弃”自己的国家,说“流亡的面包”“走味又多瘤”。奥维德希望那些在他逃难时抛弃他的朋友依然想了解他的情况;而布罗茨基毫无感情地承认:“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成一个城市”。奥维德沉溺于自艾自怜,并承认自己温和的性格和娇弱的体质无法承受这般的磨难;布罗茨基遵循的是最佳的俄罗斯传统,对于能够被赋予长寿(至少按照俄罗斯的标准如此)而满怀感激。奥维德对于幸福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奥古斯都的怜悯和恩准他返回之上;而布罗茨基甚至一语不提回家的可能性和获得原谅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奥维德将自己的流放说成是诗人之死亡,让别的诗人来讲述他的苦难;而布罗茨基却亲自动手,甚至没有丝毫的忸怩之状,几乎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事实陈述。事实上,布罗茨基才是奥维德用来和自己相比的奥德修斯,强硬不屈,在某些程度上甚至心怀喜悦。流放和对于诗歌成就的思考这两个主题在这样的态度中融为一体:没有遗憾,也几乎没有怀旧。

结论

上文探讨的三位俄罗斯诗人属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时代。但是在被祖国放逐和疏远之时,他们都从奥维德那里寻找灵感,他是因自身的流放而忧伤哀怨的典型,然而他们认为奥维德充满悲伤的怀旧不适合他们的诗学,因此对其进行了改编。流放成为一种新的开端,称得上是一种解放,以及创造性灵感的一种源泉,由此让这些诗人超越个人命运的沧桑起伏。

(作者Zara M. Torlone为迈阿密大学古典学系教授)

题图:罗马尼亚画家扬·特雷多雷斯库-西翁(Ion Theodorescu-Sion)的画作《流放中的奥维德》(1915年,局部)